

八士辯
新論
傳習則言
正學編
太極後圖說
陰陽管見
心齋約言
宵練匣
人譜



心
齋
約
言

王
艮
著

中
華
書
局

心齋約言

此據學海類編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心齋約言

明 泰州王 艮汝止著

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。常知故也。知之未嘗復行。常行故也。

天下之學。惟有聖人之學。好學不費些子氣力。有無適快樂。若費些子氣力。便不是聖人之學。便不樂。或問中先生曰。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。曰。然則百姓之日用卽出乎。曰。孔子云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使非中安得謂之道。特無先覺者覺之。故不知耳。若智者見之謂之智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有所見便是妄。妄則不得謂之中矣。

凡涉入爲。皆是作僞。故僞字從人從爲。

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。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。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。

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。雖不可不謂之道。然非全體也。譬之一樹。有見根未見枝葉者。有見枝葉未見花實者。有見枝葉花實卻未見根者。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。

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不論有位無位。孔子學不厭而數不倦。便是位育之功。

愚夫愚婦。與知與行。便是道。鳶飛魚躍。同一活潑潑地。則知性矣。

學者初得頭腦。不可便討聞見支體。正須養微致盛。則天德王道在此矣。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。若工夫得力。然後看書。所謂溫故而知新也。不然。放下舊本。便沒工夫作。

曾點童冠舞雩之樂，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。

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，不以養身者害身，不以養心者害心。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爲學矣。

或問智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，曰：我知天，何惑之有？我樂天，何憂之有？我同天，何懼之有？

若說已無過，斯過矣。若說人有過，斯亦過矣。君子則不然，攻己過，無攻人之過。若有同於己者，忠告善道之可也。

一友持功太嚴，先生覺之，曰：是學爲子累矣。因指傍斷木之匠示之，曰：彼卻不會用功，然亦何嘗廢事。或問異端，曰：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，凡有異者，皆謂之異端。

百姓日用條理處，即是聖人之條理處。聖人知便不失，百姓不知便會失。

良知之體，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。當思則思，思通則已。如周公思兼三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，不著人力安排。

子夏篤信謹守，爲己切矣，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故孔子進之曰：無爲小人儒。

將上堂，聲必揚，仁之用也。故曰：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無一事而非仁。

卽事是學，卽事是道。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，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。

學術宗源，全在出處大節，氣象之蘊，未甚害事。

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，先生呼之，卽起而應。先生曰：爾心見在，更何求心乎？

經所以載道。傳所以釋經。經既明。傳不復用矣。道既明。經何足用哉。經傳之間。印證吾心而已矣。

日用間毫釐不察。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。蓋功利陷溺人心久矣。頃見得自家一個真樂。直與天地萬物

爲一體。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。所謂樂則天。天則神。

有別先生者。以遠師教爲言。先生曰。塗之人皆明師也。得深省。

吾身猶矩。天下國家猶方。天下國家不方。還是吾身不方。

無妄則誠矣。誠則無事矣。故誠者聖人之本。聖誠而已矣。

道在天地間。實無古今之異。自古惟有志者得聞之。孔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

只心有所向便是欲。有所見便是妄。既無所向。又無所見。便是無極而太極。

良知卽性。性焉安焉之謂聖。知不善之勸。而復焉執焉之謂賢。惟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曰以先知覺後知。

一知一覺。無餘蘊矣。此孔子學不厭而教不倦。合內外之道也。

真實二字。足見切實工夫。但其間微有毫釐之辨。不可不察。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。而真實者未必合真。

知之妙也。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

良知卽性。性卽天。天卽乾也。以其無所不包。故謂之仁。無所不通。故謂之亨。無所不宜。故謂之利。無所不

正。故謂之貞。是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嘉會足以合禮。利物足以和義。貞固足以幹事。終日乾乾。夕惕

敬慎。此良知而已。雖危無咎。卽所謂不敗。卽所以立也。

良知天性。往古來今。人人具足。人倫日用之閒。舉而措之耳。所謂大行不加。窮居不損。分定故也。但無人爲意見。參搭其閒。則天德王道至矣。

良知在人。信天然自足之性。不須人爲立意作作。知之真。信之篤。從此更不作疑念。知此者謂之知道。聞此者謂之聞道。修此者爲之修道。安此者謂之聖也。此道在天地閒。徧滿流行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原無古今之異。故曰。鳶飛戾天。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孟子曰。無爲其所不爲。無欲其所不欲。如斯而已矣。所謂聖人肯綮者此而已。聖門惟由也嘯。然教之曰。修己以敬。子路以爲未足。又曰。安人安百姓。亦惟敬此而已矣。學者信不及此。則當就明師良友講明之。未可輒生疑惑。

或問鄒子曰。秦州崛起田間。不事詩書。一布衣何得開斯道。卓爾。予曰。惟不事詩書。一布衣。此所以得開斯道也。蓋事詩書者。理義見聞。纏縛胸中。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。彼曰。予既已知之矣。以秦州之天靈皎皎。既無聞見之桎梏。又以新建明師証之。宜其爲天下師也。竊嘗論新建有秦州。猶金谿有慈湖。其兩人發揮師傳。亦似不殊。斯道不孤。德必有鄰。予于茲益信。或曰。秦州主樂。末世有倡狂自恣。以爲樂體。奈何。予曰。此非秦州之過。學者之流弊也。夫流弊何代無之。終不可以流弊而疑其學。吉水鄒元標。